

西夏韻書分轉所反映的複聲母與韻母系統

鄭張尚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
zhengzhshf@cass.org.cn

提要

西夏文擬音經海內外諸家研究已經取得很大成就，龔煌城先生的系統更為出色，三四等不同韻而擬音相同尤為高見。惜複輔音擬得太少，以致面貌不像羌語支語言而像彝語。本文提出西夏韻書分105韻乃依傍漢語等韻，本六元音*i*、*u*、*u*、*e*、*a*、*o*加*eu*、*ou*合為八攝，依聲母墊尾性質分一等- $\emptyset$ 、二等-*r*、三四等-*j*，各攝元音重複迴環再分為四轉。分轉所據不是韻母元音本身區別，乃兼顧前接聲母的冠音區別：1轉（R1-60）為 $\emptyset$ -冠、鼻冠、*w*-冠，2轉（R61-75）為*l*-*s*-*x*-冠，3轉（R76-98）為*r*-冠（蘇敏也曾提*r*-），4轉（R99-105擴至七韻）補遺特讀。並為每轉各韻具體擬音。據此西夏語複輔音系統可按韻書音韻地位有規律恢復。此乃觀察羌語支近緣語言所得結果，試比較西夏近緣的道孚等語言同源詞與語法變化，可看到與以上擬音相近似的變化。

關鍵詞

西夏韻書分韻、四轉（迴環）、前接聲母、複輔音復原、道孚語同源詞

1 西夏文

藏緬語除了藏文、驃文、緬文，歷史上造有古文字的，還有党項羌建立西夏國時所造西夏文。很可惜的是西夏文是仿漢字造的，不是拼音文字，不能直接反映其語音情況，但幸好他們也模仿漢文韻學，編了韻書《文海》《同音》《五音切韻》、字書《番漢合時掌中珠》等，造有反切，對音類的分析有比較詳細的記錄，並加有漢字注音，都可供我們探討研究。經海內外各家研究，其音系構擬也已經取得很大進展。

西夏文字列印不方便，引字如出於《同音》（T）、《掌中珠》（Z）可用李範文先生頁序編號，《文海》（W）用史金波等先生《文海研究》頁序編號外，也可採用鄭張設計的漢字西夏字筆劃代碼轉寫，代碼系用形似的數碼表示筆劃，共十個：

0	1	2	3	4	5	6	7	8	9
、 點捺	丨 豎	一 橫	丿 撇	十 乂 插	ㄣ 彎	ㄥ 撓	フ 冫 拐	乙 乙 乙	冂 冒

注意：4表示被相交的橫和捺（與之相交的豎筆撇筆另計，所以“十”是41，“乂”是34，“又”是74）。8中Z乃表西夏文 ；連筆𐵹。

*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6BYY054“漢語與同語系語言的同源詞根研究”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32“基於嚴格語音對應的漢語與民族語關係字研究”基金支持。

左邊部首加短劃“-”與右體相隔（如夏漢字典4543號“唇”𐰚是2174-2174），上邊部首加斜杠“/”與下體相隔，右體或下體內的小體間用“.”分隔。

如下列字，首為李範文《夏漢字典》編碼，次為《文海》或《掌中珠》《同音》頁序編號，引号所注音义，先寫語義，後面方括內為《掌中珠》等的漢字注音，最後方括內為筆劃代碼號：

𐰚	4092	W14·143	“苦[客]”	筆劃代碼為[418-037334]，
𐰛	2541	Z181	“人[尼卒]”	筆劃代碼為[8-34441-3334]，
𐰜	1918	Z205	“不[名]”	筆劃代碼為[11-3748-263]，
𐰝	4681	T16A52	“耳[泥六]”	筆劃代碼為[032/129·63]。

此碼既可作為字形代碼，也可用來排字序。

2 西夏韻書分“轉”反映複輔音聲母系統

1907年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從黑城掠取大批西夏文獻，俄人得施先手進行研究，我國羅振玉先獲《掌中珠》照片，於1913翻印，其子福成、福萇1919刊佈《西夏國書類編》和《西夏國書略說》，1935福成又影寫石印《同音》，偉功皆不可沒（我也曾蒙福頤先生贈與《番漢合時掌中珠》影抄本）。王靜如1930-33連出《西夏研究》三輯，此與俄國聶斯克N. Nevsky《西夏語文學》（1960作為遺著出版）被譽為西夏研究的雙璧。

西夏文音系的構擬，經蘇敏（M. Sofronov）、王靜如、西田龍雄、橋本萬太郎、龔煌城、李範文、黃振華等各家研究，已經取得很大成就，尤其龔氏系統是集大成之作，李範文先生《夏漢字典》也把它採用為首要標音，而把自己的構擬退置於例詞中，更擴大了這一系統的影響。

但綜觀各家構擬，有一個普遍的毛病是，還沒有很好體現西夏語音的特點。大家雖大抵承認西夏語是一種羌語支語言，可羌語支語言是藏緬語族裏複輔音最豐富的，有的甚至多達三百以上，尤其與西夏語最接近的道孚（爾龔）、卻域、西部嘉戎語等，都有極豐富的冠音（前加音）系統，但現今所見的各家西夏擬音，聲母方面複輔音卻很貧乏，許多人只構擬了鼻冠音，這使得所擬西夏語看起來更像緬彝語支而非羌語支似的。上述近緣語言的韻母系統元音也較簡單，除木雅外沒有鬆緊對立，複元音也都很少。但構擬者為了把西夏韻書的分韻都加以區別，就設置了大量鬆緊對立和複元音。

其實西夏單元音只有a、i、u、u(ə)、e、o六個，即使加上-w、-j、-r尾和少量鼻化韻，也應多不了太多，而依其韻書的分韻，則分平聲97韻、上聲86韻，併合後可達105韻，直追漢語詩韻106韻。這麼多韻究竟是怎麼分出來的呢？根據我們的觀察分析，西夏韻書如《文海》中的分韻，並非真正依據真實的韻母分的，實際上大半是為了兼顧前接聲母的不同而分的。

複輔音聲母可分析為：冠音（前加音）+基輔音+介音（後墊音）。

西夏韻書原是依傍漢語等韻理論作的，漢語韻圖分四等洪細，西夏韻書就根據聲母墊介音情況，分-Ø-為一等，-r-為二等，帶-j-（實際表聲母類別，不一定真帶j）為細音三四等，漢語有的聲母如章組，非組只見於三等，精組只見於四等，它也照搬，那麼同一細音韻母就得分為兩韻，比如第2、第3韻都是ju，反切上字有輕唇、喻三、

舌上、正齒，如“飛為、直、枝室石”作切上字的列於2韻，而另有重唇、舌頭、齒頭、牙音，如“皮迷，底提、子西積賊、計棄宜稀”作切上字的則列於3韻。並非韻母有別，所以龔氏也是把兩韻都擬為ju的。只是二等龔氏擬作 -i- 介音，從道孚語墊音看，應該改為 -r-（當時漢語二等已為 r- > u- 介音）。

同元音各韻合為一攝，可分屋東u、質真i、月元a、沒痕u、昔清e、流eu、鐸唐o、效ou八攝。（西夏語韻尾已失，鼻音成分是元音鼻化或帶鼻冠，故鼻韻可附列於口韻後，因而歸為同攝）。龔氏分12攝，乃是除每攝分長短、再分鬆緊、捲舌外，又將e、a、u鼻韻另列，將e分為ej、əj，故多四攝。（《五音切韻》各圖左側14個韻母代表字，實代表u、i、a、u、e、o六元音各攝洪細兩類，加第11（洪）、12（細）字所代表eu、jou兩複元音攝，也正為8攝，其洪音字常為每攝首字，正可見各攝韻的起訖。賈常業（2012）據而分八攝，與我（1995）分八攝正相類似）。

各攝除了依墊音分等列韻外，還再分套（加三個迴環共四套），同樣的元音在不同套內再迴環出現，西田氏、王氏把第二套擬為緊元音韻，第三套為 -r尾韻。蘇敏氏因第三套藏文譯音字多用r-作上加字，揣測可能音節前有以r為首的複輔音。我們認為這想法非常合理，還可擴及其他套作解，因西夏近緣語言不同冠音的複輔音很發達，緊元音卻僅限於木雅，並以表形態為主。

我們認為這也是西夏學者模仿漢語等韻內外轉而分的，第一套是內轉，第二三四套是外轉，所以應把“套”正名為“轉”。他們依冠音的分別來分“轉”列韻，所以在韻的分別上，不應只限於韻母元音上還應兼在聲母冠音上找尋區別。鼻冠列於第一轉在梵咒藏咒字上已明顯有反映。故我們可以假設：一轉表無冠、鼻冠、w冠，二轉表l、s、x冠，三轉表r、sr（讀清r̥、或s̥）冠，四轉專作補遺缺或特讀用。每轉元音迴環至少要求六元音是全的（前人擬音中第四轉六元音不全不能形成迴環者不妥）。

用漢字“尼卒、尼長”形式注音的一批詞，前人曾認為是表示鼻冠音，龔煌城先生考定其實乃表示單濁輔音，這是很對的。但這不表示西夏沒有鼻冠音，鼻冠在當時的漢語西北方音及同源各語都很發達（道孚、木雅都是mb、nd、ŋg、ndz與b、d、g、dz並存的），藏文注音也表示應有mb、nd等，那也是與濁塞輔音並立的。西夏鼻冠字主要列於第一轉各攝末尾的“附韻”部分中。比如注音[尼祖]的有1.1愛、2.5坐，都音dzu，後者在附韻，而道孚“坐”即是說ndzu的，與我們設想相合。

故構想的合理與否，應從藏緬語實際語音來驗證。由於近年發現並調查了西夏黨項羌近緣語言道孚（爾龔）、呂蘇、卻域、木雅等語，以及與其較接近的嘉戎、怒蘇、納西、嘎卓、土家語，這就為比較提供了可能。像“病[我-]”即是黨項近緣語言各點一致，而與其他藏緬語不同的。又如（方括內為西夏語的漢字注音）：“樹枝[幹]，嫁[識]、等候[令]、短[永]、彎[藥]，蠱[崑勒]”只同爾龔，“拔[力]、少[嘮則]、肩[幹]”只同道孚，“黃[能]、老[納]”同木雅語（道孚[納]轉指古時）等例，說明這些語言對構擬西夏語音系極有參照價值。注意這些語言複輔音都很豐富，西夏語比它們早，卻設想其複輔音已差不多脫光，顯然是不合理的。可以設想，正因外轉字具複輔音，所以反切上字難聯繫，表明其聲紐特別。下邊舉道孚（爾龔）語例說明外轉字多帶s、r等冠音，或本身是r，l̥母字。大致可見第二轉為s-/z-、l-、x-/ɣ-，第三轉為-r-（例子不注語言名的都為道孚語，爾龔其實也是記的道孚語丹巴方言）：

[二轉]	R61千[都]	stonj	R64女兒[名]	sme	R72女陰[都能切]	stə
	R65星[迎]	zgre	R66十[罨]	zba		
	R66肩[幹]	lva	R70指爪[尼齋]爾龔	ldzu		
	R73三[桑]	xsu	R66厚、手[。騰]	yl̥za		

[三轉]	R74馬 [。領]	ryi	R80冬 [祖]爾龔	rtso	R82膝 [宜會]	ryə
	R84百 [易]	rjə	R85枝 [幹]	rvə	R87八 [耶]	rjɛ
	R89雞 [要]爾龔	rja	R89日子 [要]緬	rak [jɛʔ]		
	R90銅 [。羅]	ra	R86黃 [能]	rnə	R88肘 [。苟]爾龔	rkiau二崗里 rki

所以蘇敏的對第三轉冠r-的設想是可以成立的。雖然二轉龔氏採用緊元音說，但戴慶廈（1990）證明藏緬緊元音來源於塞尾或清聲母の後起變化的影響，藏文“千stong，女陰stu，三gsum”，緬文“女兒smii，星kraj”都不是塞尾韻，“指爪、厚、手、十”又都是濁母，所以既不可能是促化形成的緊元音，也不會是清輔音引起緊元音。龔氏《西夏語的緊元音及其起源》文末也指出相關語音變化與s-詞頭有關。因此三轉以捲舌r-冠音字為主（r聲母字大多數也列此），二轉以非捲舌冠音s-、l-字為主的設想較為合理，而應與元音變化無關。

注意西夏字書《掌中珠》等所作漢字注音，都是只注詞根的音，不涉前冠，如R1[u]韻“蠱、厚”都注[都]，“勤”注[祖]。“蠱、厚[都]”可比納西蠱do、緬語厚thu，而二轉R61（平58）“網、千”也都注[都]，可對道孚“網sthu、千stoj”，原是帶s-冠的。一轉“勤[祖]”對爾龔tseu，而三轉R80（平75）“冬”也注[祖]，則對爾龔rtso，原是帶r-冠的，故列轉不同。

上面所列三轉例較多，二轉每種冠音只舉了一二例，現在再由西夏語最親近緣語言道孚語（爾龔語）驗看其分佈情況。如照上述設定，l-冠音字都應列二轉（R61-76）。道孚（爾龔）正好就有“ldzu指甲、柱、lbi尿、lvi斧、lva肩、lza手、lku啞，冰lvo”等一批l-冠詞，分別列于《文海》二轉各韻，都正合設定要求。用道孚語形式檢驗很重要，我們懷疑“道孚”（道孚語稱stawə、藏文rtahu）之稱有可能即是“党項、唐兀”的遺音（據王堯、陳踐《吐蕃簡牘綜錄》35頁大夏注，吐蕃沿用黨項人自稱tahah）。下例黑方括內為《掌中珠》等的漢字注音：

質攝 R70（平67-上60）平聲的【尼齋】指爪ldzi，【迷】尿lbi，【胃】斧lvi，
上聲的【尼積】柱ldzi。

月攝 R66（平63-上56）平聲的【幹】肩lva，【。鴈】手lza。

屋攝 R73（平70-上62）平聲的【吳浪】冰lvo，上聲的【訛重】啞lku。

兩種流音冠音或有少量互變，如：爾龔雹lmu，異於R80（-69）【莽】雹rmo =嘉戎。爾龔忘lmu、道孚作rmə，應都對R72（-61）【末】忘lmu。

s冠在濁母前變z：道孚網羅sthu對R61（58-）【都】stu，爾龔放置sti對R70（67-）【底】*sti，而道孚星zgre對R64（61-）【迎】*sgje，七znje對R67（64-）【折】*snja。注意，動詞變式中thi飲、stho使飲是對（11-）【提】*thji、（67-）*stji、（72-）*stjo，穿gi使穿zgi是對（-10）*gji、（67-）*sgji、（72-）*sgjo。方括內的漢字注音同樣都只注詞根的音，並不管l-、s-前冠。

x在濁母前變y：道孚桶ydu對R61（-51）【叟】*xdu，

身yzju對R62（-52）【六】身*xzu。

還要注意冠音v，《掌中珠》下注小字“合”一般被誤會為只表合口介音，實際也有一部分表v冠。比如13頁的R67（64-）草灰注【辣舌合】應是*vdja，對道孚fɛ（這個f是v在清輔音前的變體，爾龔vɛɛ），龔氏卻標成lhjwə；18頁R64（61-）的頸注【令合】應

是**vlje*，道孚是*vle*，龔氏標成*ljwji*；又R20（20-）的孃舌注【辣合】*vlʒa*，對道孚*vlʒɛ*，龔氏標成*lhjwa*。其實這些“合”字正都是表現冠音的，龔氏卻都看作合口介音來標注，故其標法並與口語不合。

3 西夏語音系統

據現代道孚爾龔等語看來，西夏基本聲母應尚有小舌音聲母一套，與舌根音聲母相對立，可以考慮西夏語相應的分類。流音除*r*、*l*外還有*ɬ*、*ɮ*等，*ɬ*大家已寫成*lh*，*ɮ*（黃布凡記道孚格西話寫*ll*），也可由*l*中再分出，如1·63韻的“手厚”都應音**ɮa*（道孚*za*、*wza*嘉戎語*jak*）。

如此基本單聲母可由龔煌城（2005：248）的30母*p*、*ph*、*b*、*m*、*w|t*、*th*、*d*、*n*、*r*、*l*、*ɬ* | *ts*、*tsh*、*dz*、*s*、*z* | *tʃ*、*tʃh*、*ɖʒ*、*ʃ*、*ʒ*、*j* | *k*、*kh*、*g*、*ŋ* | *ʔ*、*h/x*、*ɦ/ɣ*，再加*v*、*ɳ*、*ɮ*、*q*、*qh*、*ɣ*、而為36母。但*ɣ*與*ɣ*，*ɮ*與*ʒ/z*音相近分音位有糾葛，正齒*tʃ*組依道孚當改作*tc*組，要否再分*tc*、*tʃ*組，看下列情況，也可再研究。按夏漢二等韻字兩兩相對。可以注意漢語莊組字及澄母二等字也都對二等，例如（方括內前為西夏字代碼）：

[033434-53 𪛗差] 初母字，[87-363 𪛗沙] 生母字，同在1·18韻（R18），同類還有“岔、紗、產、衫”等莊組字，同韻借詞有“疤下夏嫁孝花胯匣狹限間監檻”等二等字。

[11-03419 𪛗山] [4111/87-21-334 𪛗拴] 皆山母字，都在1·25（R26）韻，同韻二等字有“銀患”，又輕唇“幡煩凡發”等字，邵雍《聲音唱和圖》“凡法”同樣與二等字列于“開發收閉”第二等發類。同韻（2·23）的[034117-0394-63 𪛗] 注音“尼盞”“拏”，也都屬二等字。

[2334-0321-3334 𪛗助] 崇母字，在2·43（R52、含1·50）韻，本韻尚有二等借字“爆”，注音“豹藐角床”，切腳字“霜瘡角”等。

[03334-03334 𪛗雙] 生母字，在2·64韻（R55），同韻的有1·53的二等字“貓”等。

又如R35韻集中蟹二梗二莊組“釵豺鐺爭爭鐺”等字，《掌中珠》以R18“岔”注“茶”，該韻又有借詞“詫”，皆知組字。宋代知莊章二分，莊組與知二合流，我們認為以上材料反映當時西北方音也有這類現象，它們與照三並不相混。

夏漢對譯的語音參差，有的是一方有，一方無，有的是一方正處於該語音現象的消長變化之中。例如濁塞音前的鼻冠音問題，今西夏近緣各語也是有的帶有的不帶，某詞有某詞又無。這樣*mb nd ndz ŋg*與*b d dz g*原本為對立音位，但當在演化中對立消失的轉化階段時，也可不再予區別處理，閩語的*b dz g*也是*m n ŋ*帶塞音轉化來的。

鼻冠塞音，小舌音，及莊組的演化合流，似也可作如是觀。但“泥六”應只是[n]，從現在各語看不會是nl。

1995年首屆西夏學會議我提交的論文除複聲母外，也曾列出各攝分韻，說內轉可依藏文元音對音分為下列八攝（R是平上聲綜合總韻序號，圓括內拉丁字母為藏文對音，韻序號加括弧的表示該韻未見到藏文對音，是依漢夏對音列入的相鄰韻）。從甲至辛，可分對前述的“屋東u、質真i、月元a、沒痕u、昔清e、流eu、鐸唐o、效ou”8攝（因西夏語韻尾已失，鼻音成分是元音鼻化或帶鼻冠而附列於口韻，故上列鼻韻名附列於口韻名之後）：

甲·屋攝（u） R1-7	乙·質攝（i） R8-15（16）	丙·月攝（a） R17-25（26、27）
丁·沒攝（i+） [u] R28-33	戊·昔攝（e） R34-43	己·流攝（i+） [eu] R44-48（49）
庚·鐸攝（o） R（50） 51-57	辛·效攝（o\u） [ou] R58-59（60）	

由於丁沒攝“二[能]、九[咤]”同韻，道孚、木雅為ə或u，這裏寫為u，已流攝對漢語流攝，可作eu，庚鐸攝o後R58-59除唐鐸陽藥外還有漢語屋燭韻字，藏文對u有別於o，可另為辛效攝ou。

每攝又含兩類韻，類內再分等。兩類的區別，以前各家多依元音的開口度細分：“uɔ、iɪ、eɛ、oɔ、iə”等，再輔以鬆緊、鼻化、鼻尾作為補充分別，因而非常瑣細。按緊元音、鼻化，西夏近緣各語也是有的，但相鄰語言中洪細對立、長短、鬆緊對立都不廣泛，只有鼻化不單出現在漢語借詞。我們更注意西夏分韻常會兼顧前冠區別，故可改為另依前冠分類。又因每類多數是三分，於是龔先生列之為一二三等以對應漢語一、二、三/四等，這是很重要的發現。但有的攝分三“四”等而不分二等，如屋攝分[R₁]一等“粗蒲篤”，[R₂]三等“輸欵匍”，[R₃]四等“趣具虛”。三“四”等實際語音應無區別，只是聲母分配上仿漢語韻圖，把輕唇、喻三、正齒放在三等，重唇、喻四、齒頭放在“四等”而已，所以龔先生也擬為同韻，也認為其分韻是照顧前接聲母的差異。

西夏韻攝次序所以由u開始，而不像日文五十音圖那樣依梵文a、i、u、e、o排序，當也仿《廣韻》以“東”起的陽聲韻序再加流（尤）效（肴）兩攝而成的，試比較西夏韻攝與《廣韻》韻序：

（甲）u——東屋 （乙）i——真質 （丙）a——元月 （丁）u——痕沒
（戊）e——清昔 （己）eu——尤 （庚）o——陽藥 （辛）ou——肴

不過“藥、肴”後置於“清、尤”不合《廣韻》，或與西夏藥肴與陽韻元音較相近有關。

現將總105韻依我們前述六元音將其聲韻構擬列如下表（括弧內-號後是上聲韻號，前是平聲韻號。第一轉每攝多先列一二三四等正韻，再列帶鼻冠音或w-冠音的附韻P-，再後加鼻化韻-N）：

一〇五韻分轉分攝擬音全表

I轉（R₁-60）

屋[u]：1 u、2 ju、3 ju、4 u，冠P-：5 u、6 ju、7（-6）ju。

質[i]：8（-7）、i 9（-8）ri、10（-9）ji、11（-10）ji，

冠P-：12（-11）i、13 ji、14（-12）ji，

鼻-N：15（-13）ĩ、16（-0）jĩ。

月[a]：17（-14）a、18（-15）ra、19（-16）ja，

冠P-：20（-17）a、21（-18）ja、22（-19）ra、23（0-20）ja、24（23-21）ja，

鼻-N：25（24-22）ã、26（25-23）rã、27（26-24）jã。

沒[w]：28（27-25）u、29（28-26）ru、30（29-27）ju、31（30-28）ju。

冠P- 32（31-）u、33（32-29）ju。

昔[e]：34（33-30）e、35（34-31）re、36（35-32）je、37（36-33）je，

冠P- 38（37-34）e、39（38-）re、40（39-35）je、41（40-）e，

鼻-N：42（41-36）rẽ、43（42-37）jẽ。

流[eu]：44（43-38）eu、45（44-39）reu、46（45-40）jeu、47（46-）jeu，

冠P-：-48（0-41）eu、49（47-）jeu。

鐸[o]：50（48-）jo、51（49-42）o、52（50-43）ro、53（51-44）jo，

冠P-：54（52-45）o、55（53-46）jo，

- 鼻-N: 56 (54-47) ǒ、57 (55-48) rǒ。
 效[ou]: 58 (56-49) jou、59 (57-) jou、
 冠P: -60 (0-50) jou。
 II 轉 l-s-x-冠 (R61-75)
 屋[u]: 61 (58-51) u、62 (59-52) ju。
 昔[e]: 63 (60-53) re、64 (61-54) je、65 (62-55) e。
 月[a]: 66 (63-56) a、67 (64-57) ja。
 質[i]: 68 (65-58) i、69 (66-59) ri、70 (67-60) ji。
 沒[w]: 71 (68-) w、72 (69-61) juw。
 鐸[o]: 73 (70-62) o、74 (71-63) o、75 (72-64) jo。
 III 轉 r-冠 (R76-98)
 昔[e]: 76 (0-65) re、77 (73-66) e、78 (-67) je、79 (74-68) je。
 屋[u]: 80 (75-69) u、81 (76-70) ju。
 質[i]: 82 (77-71) ri、83 (78-) i、84 (79-72) ji。
 月[a]: 85 (80-73) a、86 (81-) ra、87 (82-74) ja、88 (83-) ja、89 (0-75) ja。
 沒[w]: 90 (84-76) w、91 (85-) w、92 (86-77) juw、93 (87-78) juw。
 流[eu]: 94 (88-79) eu。
 鐸[o]: 95 (89-80) wo、96 (90-81) jo、97 (91-82) o。
 效[ou]: 98 (0-83) jou。
 IV 轉 補遺 (R99-105)
 昔[e]: 99 (0-84) e。
 沒[w]: 100 (92-85) w。
 質[i]: 101 (93-86) i。
 鐸[o]: 102 (94-) o、103 (95-) jo。
 屋[u]: 104 (96-) ũ。
 月[a]: 105 (97-) jwa。

此元音系統略同龔先生，惟併其ə、ji 爲w，e、ji爲i，ej、jij爲e，ew、jiw爲eu，因實際其 i、i都只在介音j後出現，沒有獨立音位意義。

我們定III轉爲 r-冠詞，下節核心詞表“14草16馬17牛23雞66立73彎78辣81黃82青93八96百”等道乎語皆有r-冠可證，“八百”龔氏擬jar、jir，道乎也爲r冠的rje、rjə。

末轉較雜，R100‘四’道乎ɣʂə、‘水’ɣrə、‘偷’ɣkə皆ɣ冠。

很明顯末104韻借漢語“冬宗紅”字，最後105韻中 0318-2231 𐰚借漢語[說sjwa]，皆不會加冠音。音越（表亮閃閃）的字可能與道乎nshjo同根。

看以下這些三合複聲母例很有意思：星【1.61迎*zgje 𐰚0108】對道乎zgre、嘉戎茶堡話zngri，柳【1.66麥*zbri】合嘉戎茶堡話zmbri、日部話zbrə（道乎-rbrə作次音節冠音變r）。

西田先生在一轉以R53 (51-44) 作為R11 (-10) i 韻及物動詞（吃、造、送）的B形式，擬音是ifh→iɬh，而在二轉R70 (67-60) i則變→R75 (72-64) iɬn（喝），兩者變化不統一。依我的擬音，則R11 R70都是 -ji（吃dzji同道乎dzi，喝同道乎thi、爾龔wthi），R53、R75都是 -jo（吃dzjo、喝sthjo，道乎使喝stho），韻母變化規則而沒有例外了。西田又舉R9 (9-8) 動詞厭惡khrě、kiě其B形式為R52 (50-43) 的khiow、kiow，則所擬韻母和前面規則差別較大，如依我們上列擬音則是khri、kri轉khro、kro就合乎同一規則了。

4 同源核心詞夏漢比較

每詞皆先列今道孚（爾龔）語，凡兩處方言形式有別的先列孫宏開記的爾龔語形式，後列黃布凡、多爾吉記的道孚語格西話、格什扎話形式（格什扎 -p尾來自 -u/w尾後起塞化故未錄）。再於【】中列《藏緬語語音和辭彙》西夏語及《夏漢字典》的漢字注音，加上我們的擬音，以*為記。後附字典的西夏字編號，以便檢索原字形及音義。該字所在韻則標在最前面。若道孚與之不同，則後附注與西夏注音形式相近的語言（主要是其他羌語支語言尤其嘉戎語，還有緬文藏文），末了在[]中列出對應漢字與其上古擬音（同源比較是就上古源頭論，自當注最早形式才有意義）。至於清代《河西譯語》255條雖號稱“倘吾的”語，但所記詞語只數詞近西夏，常用詞差異很大，難以肯定為党項語記錄（陳乃雄1982認為包含較多的阿爾泰語成分）。

1. 日 wbu、ybu (=沙)，嘉戎茶堡話 ymbyi 【2.7墨 *bi 𑖦 2449】[叻 hmuɔ旦明]
2. 月 lɯ、sləu 【2.60力 *slji 𑖦 2814】[夕 lja] 轉義
3. 星 zgre 【1.61迎 *sgje 𑖦 0108】[畦 qhweeds小星]
4. 風 lɛ、wla 【1.29勒 *lju 𑖦 2302】[颶 rids、rid暴風]
5. 雨 mɛ、ma [零 muus、muɯs]，嘉戎日部 t-rdzi 【2.52尼足/族 *rdzju 𑖦 3431】
6. 霧 (zdo-) mɛ、mə (zdo為雲)，緬文 mru、普米 (zdie-) rã 【2.7婁/露 *lwi/lui 𑖦 0991】[霧 mogs]
7. 火 wmu 【1.31沒 *wmu 𑖦 4308】[焜 hmul']
8. 土地 kə 【2.61勒 *kju 𑖦 2627】[地 l'jeels]
9. 山 qa，嘉戎茶堡 zgo山、rɲgu岩石 【1.84宜則/訛 *rɲgu 𑖦 4871】[岡 klaan]
10. 江河=水 【1.20麻 *mba 𑖦 1530】借緬 mrac [溟 meŋ海]
11. 水 wru、yɾə 【2.85嘯則 *yɾu 𑖦 3058】[水 qhwli']
12. 石 rge-ve 【1.58盧 *lu 𑖦 1074】扎巴 lu [礫 reewg]
13. 木、柴 si 【1.11西 *si 𑖦 4250】[薪 sjin]
14. 草 rura、rɲə-rɲa 【2.72日 *rji 𑖦 2508】【1.14雞 *kji 𑖦 3255】拉塢戎 χci、嘉戎茶堡 xɛɟj 【2.60石/世 *xɛɟi 𑖦 0585】[薊 keeds]
15. 葉 lba-la 【2.56末 *lba 𑖦 4567】[筭 bu>bu] 竹葉
16. 馬 ryi、rji 【1.74領 *rje 𑖦 0764】【2.60力 *lju 𑖦 053】參緬 mrang [馬 mraa']
17. 牛 rgo 【1.75悟 *rgu 𑖦 1909】【2.7嵬 *ɲwi/ɲui 𑖦 0395】[牛 ɲwu]
18. 豬 va 【1.17訛、窪 *wa 𑖦 0294】[狍 praa]
19. 羊 yi、ji 【2.33野/盈 *je 𑖦 3452】藏文 ra、南語 hrang [羊 lan]，山羊 tshɛ 【1.30賊 *tshju 𑖦 2910】[犖 she] 藏文山羊 rtsid
20. 狗 ku-、kə- 【1.30屈 *khju/khwju 𑖦 1200】[犬 khwiin']
21. 鼠 vtɛu、ftɛə 【1.28率 *ɛru 𑖦 2500】[鼠 hla']
22. 鳥 rdzo-vdzo 【1.56尼長 *dzjou 𑖦 2262】=飛，【1.8嵬 *wi 𑖦 5134】借緬 klaag [羽 gwa']
23. 雞 kɔrja (wə-rja)、yɾa 【1.89訛 *rwo 𑖦 0090 / 2.75要 *rja 𑖦 4546】[咯 klaag 雉聲]
24. 魚 kaju、ɣjə 【2.2汝 *ju 𑖦 3057】[魚 ɲa]
25. 蛇 mphri 【2.43龐 *phro 𑖦 0080】藏 sbrul [蛇 flaal]
26. 虱 wɛau、ɛə 【2.40手 *ɛu 𑖦 5705】[虱 srig]
27. 角 qɾə-mbə 【1.28塊/乞 qhrui 𑖦 3517】史興 qhue [觚 gruɯ]
28. 尾 rɲɛ-ma借藏文，嘉戎 jmi 【1.39名/滅 *mbje 𑖦 5677】[尾 mlul']
29. 毛 wmə-、smo，嘉戎日部話 t-rme 【1.82麻 *rma 𑖦 2600】[毛 maaw]
30. 頭 buə、yuə 【1.4吳 *bu 𑖦 2750】[顙 kwruw'、gwruw小頭]

31. 目 mau、mo 【1.33 每 *me 𐵓 4684】 [目 mog]
32. 鼻 sni 【2.12 你 *ndji 𐵓 5700】 [腮 snuu] (轉義)
33. 耳 n̄aŋ、n̄ə 【1.3 泥六/紐 *nju 𐵓 4681】 [耳 njw']
34. 嘴 ymo、ja 【1.4 謨/麼 *mu 𐵓 0730】 [吻 muŋ']，【2.18 烈。lja 𐵓 2246】扎巴 la [喙 hlods]
35. 齒 ɕu、ɕə，二崗理 ɕvi 【1.10 垂/稅 *ɕwji/ɕjui 𐵓 0169】 [齧 齧 ?sraag、zraag] 齧
36. 舌 vte (緬文 hlja) 【1.20 𐵓 𐵓 3190】 [舌 filed]
37. 手 za、ɣa 【1.63 𐵓 𐵓 3485】 [脛 klaag、亦 laag] (轉義)
38. 腳 rko、sko (緬文 khrei) 【1.30 𐵓 𐵓 3990】 [止 klju']
39. 乳 nu-nu 【1.43 𐵓 *neu 𐵓 2123】 [乳 njo']
40. 血 she 【1.36 斜/星 *sje 𐵓 2734】 [血 qhwliig]
41. 肉 nthu、bjano，nthəu 肥肉 【1.10 直/赤 *tchji 𐵓 3465】 [腊 sjaag 乾肉]
42. 皮 dzidza 【1.30 尼責/示 *dzju 𐵓 1153】，【2.7 *bi 𐵓 116】借漢 [皮 bral]
43. 骨 一、rəra 【2.68 日 *rje 𐵓 5514 / 1.86 𐵓 *rju 𐵓 2778】 [髑 roo]
44. 尿 ɣkja-xpa 借藏 【1.14 崩 *mpji】借漢 [糞 puuns]，ɣzə 【1.29 利 *ljw 𐵓 3499】 [尿 hlil']
45. 尿 lbi 【1.67 迷/比 *lbji 𐵓 5509 名、*lpji 𐵓 3142 動】 [泌 bid]
46. 人 vdzi 【2.44 尼卒/族/萃 *dzjo 𐵓 1886 / 𐵓 2541】 [儕 zrii]
47. 孩 lja、aŋa-ze [牙/吾 ŋaa] 《後漢書·崔駰傳》：“甘羅童牙而報趙” / 《管子·海王》：“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兒子 zi 【1.69 𐵓 𐵓 5525】 [子 ?ljw'] (豹 rzeu、rzo 亦音 【2.76 𐵓 𐵓 5768】)
48. 線繩 suu-ri 【1.28 史 *sru 𐵓 0544】 [絲 slu 縷 ro']
49. 油 snəm [荏 njum']，【1.45 由 *jeu 𐵓 3954】借漢語油
50. 鹽 tshu、tshə 【2.28 𐵓 *tshju 𐵓 5186】，【2.1 吾 *wu 𐵓 1915】 [齧 shoos]
51. 刀 bə-rzi，二崗理 mbə-rdze 【1.86 沒 *rbju 𐵓 5037】 [匕 pil']
52. 房 wo、jo 【2.85 𐵓 *ku 𐵓 3622】，【2.37 野 *jē 𐵓 2560】緬文 im [窖 qruums 地室]
53. 路 tɕe 【1.19 𐵓 𐵓 0020】 [徹 轍 ded]
54. 病 ŋo 【2.42 我-特 𐵓 *ŋo 𐵓 2857】 [痞 ŋuub 寒病]
55. 名 lmu 【2.35 名 *mbje 𐵓 2639】藏文 ming [名 meŋ]
56. 看見 -vdo、ɣdu，藏文 mthong [𐵓 doong]，【2.33 領 *lje 𐵓 0046】藏文 rig [識 hlug] 緬文 mraŋ [望 mlaŋs]
57. 聽 wu-sji、lni\sji 【2.33 你/寧 *nje 𐵓 5554】 [耳 njw']
58. 知 si 【2.28 西 *sjw 𐵓 4993 / 2.33 塞 *sje 𐵓 3469】 [悉 sid]，怒 aŋu 【1.27 能 *nu 𐵓 2699】
59. 吃 一、dzi，緬文 caah 木雅 ndzu 【1.10 尼積/漬 *dzji 𐵓 4517】 [咀 za]
60. 喝 wthi、thi 【1.11 提/笛 *thji 𐵓 4658】 [咕 theeb 啜]
61. 舔 nyiala、nza (緬文 ljak) 【2.20 辣 *nlja 𐵓 0956】 [舐 file']
62. 說 vɕe、fɕa 【1.39 請/青 *wtshje 𐵓 5612】 [咨 ?si]
63. 死 se 【1.30 悉 *sjw 𐵓 5918】 [死 hlji' / sji'、屍 hli]
64. 飛 bzo、bjo，木雅 ndzye 【1.56 尼長/仗 *dzjou 𐵓 2262】 [翔 ljaŋ]
65. 走 rira、ɕə (跑 rdzu-rdza) 【1.35 尼征/乘 *dzje 𐵓 3852】 【1.51 昌 tchjo 𐵓 4347】 [趨 sho]
66. 站 一、rje，嘉戎 rjap 【1.82 野/牙 *rja 𐵓 5755】 [立 ruub]
67. 坐 dza、ndzu (= 納木義 ndzu) 【2.5 尼祖/族 *dzu 𐵓 2396】 [蹲 zuun < sduun]
68. 睡 rgin、rgə 【巨 *gju 𐵓 3473】 [憩 khraɖs]，納木義 jy 【2.28 易/依 *ju 𐵓 5136】緬文 ip [壓 qeb]
69. 殺 一、she、fsha，木雅 se 緬文 sat 【1.20 薩 *wsa 𐵓 4225】 [殺 sreed]
70. 高 bz i，緬文 mraŋ' 【2.33 𐵓 *bje 𐵓 1890】 [閭 raŋh] 張衡賦注高也
71. 長 dzi 【1.51 尼長 *dzjo 𐵓 0443】 [長 dan]

72. 重ldu、nɿə【1.32勒 *nlju 𪛗 2737】[遲rlil]
73. 彎rɿo、ryu、ryo【1.91藥/肴 *ryo 𪛗 5428】[曲khog]
74. 近ne【1.36你 *nje 𪛗 0213】[邇njel尼ni]
75. 新xso、藏文xsar-pa【1.46悉 *xsjeu 𪛗 3457】[鮮sen]
76. 甜tchui、thə、tchə【1.11提合 *thwji 𪛗 3051】《白狼歌》甘音譯‘推’，景頗tui，瑤巴thiipo [餅 *dii 餅~]
77. 酸wtchuu、wtchəɪ、嘉戎-tfor【2.77準/出 *rtchju/wtchuu 𪛗 2739】[醃qhee]
78. 辣rzau、木雅dze【1.80。撈 *rdza 𪛗 0045】[嚼ʔsuub] 溫州‘嚼’指傷口遇酸刺痛
79. 苦snia、snə、藏文mkhris膳【1.9客 *khri 𪛗 4046】借藏，木雅qha [苦kha]
80. 紅nyi、nji、木雅ni【1.36你 *nje 𪛗 1671】[霓nee]
81. 黃rɿə、木雅nu【1.84能/乃 *rnu 𪛗 1545】[泥niil]土色
82. 藍rɿu、rɿə【1.84魚骨 *rɿu 𪛗 0257】(字碼541-232226海27-873)【2.76兀 *rɿu 𪛗 0654】(字碼293334-0229) [蔬sɿaa]=綠
83. 綠rɿə (=藍)，藏文ldjang【1.56仗=尼長 *dzjou 𪛗 2156 (3394-232226) 嚼】借藏
84. 黑na【1.21尼野/那 *n-ja 𪛗 0176/1.21納 *n-ja深、黑𪛗1997】[涅niig 匿nuug隱暗]
85. 白phru、phru【1.55龐 *phrō 𪛗 1572】[紕phu]
86. 一rau、ro【1.43妻 *reu 𪛗 0100】[陋roos低微]
87. 二wne、ynə【1.32能 *wnju 𪛗 4027】[二njis]
88. 三wshu、xsu【1.70桑 *xso 𪛗 5865】[三soom]
89. 四wzɛ、yɿə【1.92勒 *yɿzu 𪛗 2205】[四hljids]
90. 五wɿue、ngve【1.27魚骨/兀 *ɿwu 𪛗 1999】[五ɿaa]
91. 六wtchəu、xtcho【1.46抽 *wtcheu 𪛗 3200】[六rug]
92. 七snie、znɛ【1.64折 *snja 𪛗 4778】[七snhid]
93. 八ryɛ、rje【1.82耶 *r-ja 𪛗 4602】[八preed]
94. 九ɿgie、ɿgə【1.32 𪛗 *ɿgju 𪛗 3113】[九ku]
95. 十zɿə、zya【2.56𪛗 *sɿə 𪛗 1084】[十djuub]
96. 百ryiu、rjə【2.72易 *r-ji 𪛗 2798】[百praag]
97. 我ɿɛ、ɿa【2.14𪛗 *ɿa 𪛗 2098】[吾ɿaa]
98. 你rɿi【2.10寧/你 *n-ji 𪛗 4028】[爾njel]
99. 這-thui、thə【2.28特 *thju 𪛗 5354】[是dje]
100. 不mi【1.11彌 *mji 𪛗 1918/1.36名 *mje 𪛗 2194】[無ma]

西田先生將第3轉R77起至R101(他所編一百韻的74-98)都擬為捲舌-r尾韻，龔先生依之也擴至R77-R101韻。從上列基本核心百詞就可見，道孚語僅77酸醋有-r尾(可能有嘉戎語影響)，其餘大多為r-冠詞(“14草16馬17牛23雞66立73彎78辣81黃82青93八96百”等十多條皆可見證)，與我們的設想相合。

從韻母變化看，藏緬文a韻的字西夏很多高化變成u(藏文月、魚、鹽，緬文百、齒)或再前化變i(藏文鼻、羊)，這像是藏緬文a在土家讀i(月、草、齒si、虎li，南部鹽si、百zi)的先期創新變化。注意這些詞在嘉戎一般還保留低元音a。

嘉戎的am在西夏則失尾並後化為o，今語或更高化變u，形成另一類創新，下表所示可略窺西夏語韻尾消失歷程之一斑(表列西夏詞前數字為所在平聲韻次，前加一表上聲韻)：

	三	乾	白	橋	病 (墨脫 ṅam)
嘉戎	kə-sam	kə-ram	kə-pram	ta-ndzam	kə-mṅam 痛
西夏	70 桑 *xso	91 浪 *ro	55 龐 *phrō	54 莫 *dzō	-42 我 *ṅo
道孚	xsu	γro/wru	phru	dzo	ṅo

對比西夏記音可見道孚“三”xsu不是直接從藏文gsum轉來，而是經歷嘉戎式的a>o變化來。與“三”同韻的有“冰”：吳浪切音汪，道孚lvo。比對林向榮《嘉戎語研究》616頁及辭彙121條“冰”卓克基ta-rpam，日部ta-lvam，顯然lvo音也是與日部同向變化而來的。可見這些創新變化在西夏時代就已開始，它們可作為辨識西夏語最親近緣語言的可靠標誌。

引用文獻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 1991.《藏緬語語音和辭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堯、陳踐. 1986.《吐蕃簡牘綜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文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多爾吉. 1998.《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李範文. 1983.《西夏研究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李範文. 1986.《同音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李範文. 1994.《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範文. 1997.《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範文、孫宏開、馬忠建、聶鴻音等. 1999.《西夏語比較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骨勒茂才. 1989.《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張竹梅. 2004.《西夏語音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陳乃雄. 1983.〈《河西譯語》中的阿爾泰語言成分〉，《中國語言學報》1：233-249。
- 賈常業. 2012.〈西夏語韻母的構擬與分攝〉，《西夏研究》1：8-13。
- 鄭張尚芳. 1995.〈西夏語擬音和宋代漢語西北方音的若干問題〉，首屆西夏學國際研討會會論文，銀川，1995年8月。
- 鄭張尚芳. 2002.〈漢語及其親屬語言語音演變中的元音大推移〉，歷史語言學研討會，溫州師院，2002年8月。
- 鄭張尚芳. 2013.《上古音系》（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戴慶廈. 1990.〈藏緬語族鬆緊元音研究〉，《藏緬語族語言研究》。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龔煌城. 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灣：中研院語言學所。
- 龔煌城. 2005.《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The System of Consonant Clusters and Rhymes as Reflected by the Different Turns in Tangut Rhyme Dictionaries

Shangfang Zhengzh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shf@cass.org.cn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pronunciation has been advanced by several scholars. Gong Hwang-cherng's reconstruction is even more outstanding. His remarkable insight is that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class (děng) belonging to different rhymes have the same reconstruction. However, his Tangut reconstruction, with few consonant clusters, resembles Loloish rather than Qiangic. The present study puts forward that the Tangut rhyme dictionaries with 105 rhymes were made by simulating Chinese rhyme dictionaries. The six monophthongs “i, u, u, e, a, o” and the two diphthongs “eu, ou” form eight broad rhyme groups (shè). The first class has no (or -o) medial; the second class the -r medial;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classes the -j medial. A class is divided into four turns (zhuǎn): the first turn (R1-60) has the zero, nasal or w- pre-initial; the second turn (R61-75) has the l-, s- or x- pre-initial; the third turn (R76-98) has the r- pre-initial (similar to M. V. Sofronov's proposal); the fourth turn (R99-105) is for further supplements.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phonetic values for the rhymes of each turn. Hereby, the system of the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ngut can be regularly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phonological records in the rhyme dictionaries. This solution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observations on some languages related to Qiangic. When we compare several cognate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Horpa language, we can see some items similar to the present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rhymes in Tangut rhyme dictionaries – four turns (circulations) – pre-initials – reconstruc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s – Tangut-Horpa cognates